



2000.12.13.Wed. 03PM版

明日報www.ttimes.com.tw 新聞專業的數位內容提供者 首頁 | 閱讀 | 好書推薦/書評

黃克武評《吳宓傳》〔2000/11/29〕

書名：吳宓傳——泣淚青史與絕望情慾的癡狂
 作者：沈衛威
 出版者：立緒出版公司
 出版日期：2000.11
 定價：260元
 類別：傳記

評介/黃克武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〕

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說人性有兩極：一極以唐吉訶德為代表，性格坦率真誠，勇於追求理想，至死不悔；另一極以哈姆雷特為代表，深思憂鬱，卻不敵命運之玩弄。吳宓（1894-1978）似乎兼具兩方面的特色。他以唐吉訶德的傻勁來捍衛中國古典文化、追尋「希臘女神」般的靈魂伴侶，這樣的性格似乎注定了一生中悲劇的命運。他所捍衛的中國古典文化在五四時期被陳獨秀、吳虞等人「丟進了茅坑」，在文革中又被打成牛鬼蛇神，成為要除之而後快的「四舊」；他以「泣淚青史與絕望情慾的狂顛」所追求的女子，不但嫁給了別人，還無情地說他是單相思、書呆子。真是情何以堪！

近年來出版了不少有關吳宓的著作，如《吳宓與陳寅恪》、《心香淚酒祭吳宓》等。前者記載吳、陳的交往，後者則以吳氏晚年的際遇，看知識份子在中共統治之下如何經歷反右、文革等浩劫。沈衛威先生所撰寫的《吳宓傳》與這兩本書不同。這是一本縱貫吳氏一生之生平與思想的全傳。他以《吳宓日記》為基本史料，探究吳宓的悲劇性格是在怎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。作者同時從公、私兩方面展示吳氏的內在衝突與分裂，一步一步帶領著讀者「走進他的精神煉獄，捕捉現代中國最痛苦的靈魂」。

更令人讚賞的是作者不但描寫吳宓的一生，而且注意到吳宓與王國維、胡適、徐志摩、錢鍾書等民國時期的重要文人之間的交往、互動，並將他的經歷與上述等人相互比較。這樣的處理是思想傳記的上乘手法，使讀者同時瞭解傳主以及他的時代。

書中最精彩的章節是兩個相互關連的部分。第一個部分是描寫吳氏以《學衡》雜誌為中心與胡適等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者相抗衡。他反對全盤西化與白話文，企圖重振人們對中國文化（與古典文字）的信心。然而有趣的是，吳宓並非如晚清倭仁、張之洞等保守人物，專講儒家仁義禮智或「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」。他留學美國哈佛大學，研習英美文學。在此一經歷的影響之下，他捍衛中國文化的基礎是美國學者白璧德的「人文主義」。簡言之，吳宓是透過西方理論來肯定中國文化。這樣的學術取徑其實上承翻譯大家嚴復，也與新儒家如唐君毅、牟宗三等人有類似之處。

第二個不但精彩更是有趣的部分是談吳宓如何與髮妻陳一心離婚，又苦戀「新潮女子」毛彥文。讀者一方面看到吳宓的離婚書，第一條是「吳宓給陳一心生活費五千元。目前先付二千元。餘數至遲於三年內付清。未付之款，應按年息一分付息」；「彼此信件退還」，但「仍存友誼」。另一方面這個「情癡」又在日記之中妄想如何來追求毛彥文：

先在港製西服，自飾為美觀年少。秘密到滬，出其不意，逕即訪彥。晤面後，旁無從者，即可擁抱，甚至毆打撕鬧，利誘威逼，強彥即刻與宓結婚，同行來滇。出以堅決，必可成功。即至越禮入獄，亦於宓無損。

這樣的醜態念頭自然得不到美人的芳心。那麼毛彥文到底怎麼看吳宓和他的單相思呢？作者讓毛彥文自己來說：

吳君是一位文人學者，心地善良，為人拘謹，有正義感，有濃厚的書生氣質而兼有幾分浪漫氣息。

吳腦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，這個女子要像他一樣中英文俱佳，又要有很深的文學造詣，能與他唱和詩詞，還要善於詞令，能在他的朋友、同事間周旋……。其實吳並不了解海倫（按即毛彥文），他們兩人的性格完全不同。海倫平凡而有個性，對於中英文學一無根基，且遭過失戀苦果，對於男人失去信心，縱令吳與海倫勉強結合，也許不曾幸福，說不定再鬧他離。

作者清楚地點出毛彥文為什麼不愛吳宓：一個是新潮女性，熱中政治與公共事業；一個是舊派文人，只會寫舊體詩、寫日記。「真可謂兩股道上跑的車，走的不是一條路」。

吳宓一生的愛情事業和胡適形成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。胡適提倡新文化，吳宓堅持舊傳統。胡適要寫白話文、主張個性解放、婚姻自由；後者寫的是文言文，堅持禮教。在學術方面，胡適主張西化，但一生的學術努力是「整理國故」，考究先秦名學、《水經注》、《紅樓夢》等。吳宓固守傳統，然而終生卻研究、講授西洋文學，學問的根底是柏拉圖、《新約聖經》與浪漫詩人雪萊。

在實際生活上胡適要當一個「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」（此乃蔣中正給胡適的輓聯）。他在14歲和江冬秀定親，終生相守不敢離婚，卻與曹誠英牽起「割不斷的情線」，又與韋蓮司（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, 1885-1971）延續了一段近五十年的異國戀情，而曹、韋兩人皆終生未嫁。吳宓則大膽地離婚，追求時代新女性，但不得青睞，落得鬱鬱寡歡。

吳、胡兩人的經歷象徵著近百年來中西文化接觸、交融之後所產生的拉扯，兩人都是有些地方激進、有些地方保守；一方面醉心西方文化，另一方面卻又無法忘情傳統。近百年來知識份子的內心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矛盾與徬徨。然而這何嘗不是人生之中一個無解的難題，我們每一個人或是像胡適那樣「不敢為所欲為」，或是像吳宓那樣即使為所欲為，而內心的慾望仍不得滿足。這樣一來回想、悼傷吳宓，或者也就是變相的自悼吧！

明日報版權所有 Copyright 2000 tTIMES.com.tw 版權所有 轉載必究 Tel.886.2.23788777.
Fax.886.2.2378.7379